

◀口廳馬路藏西設前▶  
 ◀房洋面後司公新新路州貴遷現▶  
 聞名 遐邇 老店 首創  
 曼 麗  
 中西 男女 理髮 公司  
 全體技師 原班不動 電氣燙髮 保證八月 仍舊十元  
 西洋女子 修理指甲 理髮修面 仍照原價 如蒙光臨 不勝歡迎



(龍火)

汪張俱不可去

**只語**  
(劍慧)

嘉定公安局之強權

**偵緝隊長葉正龍大出頭顱**  
名書畫家趙卓孫適當其衝

嘉定公安局長薛華，到差以來，專事收刮，近正變加厲的魚肉民衆。民衆之被魚肉者，均是敢怒不敢言。茲又注意於烟賭之款數，又爲欲收臂助起見，特諭緝隊長葉正龍包辦烟賭事宜。按月須繳銀三四百元現銀。除則不問，缺缺照補，葉正龍聞命之餘，即到從前祇以兩百元爲率，現須四百元，當然難辦，尤其餘利，決乎不得短少。葉正龍於是大展其偵緝手段。

恭賀宋子文

時，早已屈居北平，安度其的大好軍人，我民衆亦當吞雲吐霧，擁抱美人的快活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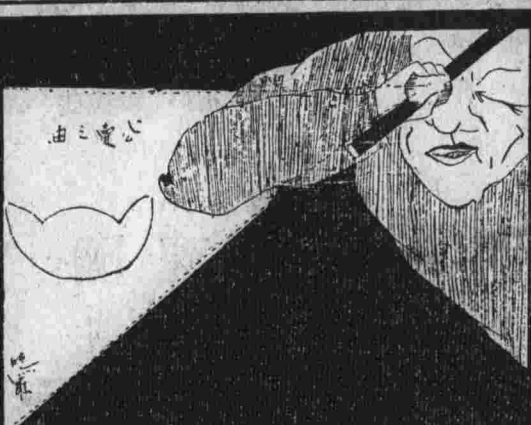
樂生泣道：遼東既陷，熱河也淪出洋也。

緊之秋，牠這少人家，仍然總觀上述的幾個大原因，冰冷的不屈在順承王府中，汪張二氏，俱是國中的警犬，死抱牠不抵抗的老主意，天天柱去，已是可慮，俱如是的鎮鎮抗官，可算要去則更不該設想矣，故吾人中的頭兒腦兒了，這樣曰汪張俱不可去也。

請注意  
(尙西)

某大南貨號、茲又有大批的仇貨正頭與海味買進、不日即將裝運到川、惟懼愛國團體之注意、如何起運尙未定奪云。

西向君鑒、對於私販仇貨禍、請用詳確牌號、不必諱莫如深、有損新聞價值也、(編者附記)



鬚香肉感說司徒

謝處的苦衷  
而鴉片公賣之  
不易即日實現  
更是繳結所在  
、現在確由  
理財家去補這  
院長、我國的  
財源、從此就  
可以利達三江  
矣、

執國家大政的要人、操人  
民生死的國民黨員、更為

是書爲嘉方介塘先生、  
粹四載之心力搜集而成、  
共選古玉鍊印數百鈕、得  
最精者三百七十餘鈕之文  
字精潔、大都爲世絕之品  
鈎摹成帙、計分十五類、  
其資助於歷史文化雕刻學  
者尤多、凡研究史道以及  
賞鑑派圖書、均宜度此  
一篇焉、該書爲甯波路西  
冷印社發行云、(荷)

南京路的司徒廟、是個娼門的禮拜堂、肉感的  
列所、凡遇陰歷朔望、尤覺得突突肥臀的磨磨  
掌、赤臂袒胸的香肌襲人、環游之徒、與平大學  
的浪漫學生、例不脫鞋的侍候於兩廡左右之、  
後殿前焉、門首的女子銀行、與戒指眼鏡的測  
先生、尤覺爲該廟金、色、閒左首的一家香燭鋪子  
年可獲利五六萬金、嘗開海上香燭界的新紀元  
誠羨該同業的眼皮者也、

該廟之香煙、既如鼎鼎、廟祝的香金、以及香  
錫箔灰等的種種收入、每年亦可達三萬金以上  
爲了這三萬金的收獲、在青年仍有一度的大糾  
海上、的幾個大謔法、如王一堂開廟之變、乃出  
解、並組織了個董事會、用以處理廟中的一切  
政與執行事宜、所有糾紛、雖未能十分平妥、但  
算得了個假落、該廟前棟的改建高樓、即該董  
會第一件德政也、惟第二棟的改建、則因扭於  
於舊觀地位、又據熟悉該廟內幕者言、該廟雖  
水關保、廟祝誓死不允改建、所以至今仍然  
於舊觀地位、又據熟悉該廟內幕者言、該廟雖  
後宮廟的市面之不在南京路中段、然地主之權、  
后宮廟的同屬不列入租界範圍、惟天后宮中、  
地頭蛇之佔據潛勢力、該廟則純乎爲吳俚輕語  
贊香肉感的娼門世家來拜佛、間有寓公的姨太  
達南的小姐們、偶或來此點綴、至若真真的  
常蔬念彌陀的佛太佛婆、則反絕忌其間也、(贊

靠打醮吃飯

每屆陰歷七月，地頭蛇  
靠打醮吃飯者，不知凡  
幾。若說借題所得，但  
難離離水，離水離骨  
，這個風氣，今年却滿  
到士紳身上去了。大  
尊嚴，拿這個大體面  
去戴在九軍的陣  
士頭上，素取嚴禁士  
社會局，就此呼也不  
的被他征服，

急先鋒的想發財，只  
兩個月前已舉行過了  
說上次開北慈善團  
先生主辦的「護國  
十二個清涼和尚來念  
天彌陀，請人煮吃了  
素菜，總所集款項  
達八千大元，現在的  
士紳，看了眼前，所  
在也興龍起首，

華記路上一婦

精神病語

川商店、購得新產銀耳二兩、服食未嘗、已見其效、昨又繼往該店、先有一四十餘歲之婦人、類似女傭、亦購銀耳、而面色慘黃、咳嗽頻作、並自言周姓、住華記路門牌九百四十七號、患血崩之症、歷兩月餘、心神不交、以致失眠、每晚求一個鐘頭之安眠而不可得、百藥都已遍服、全無效果也、不得已、乃經親友之謀、屏絕藥食、改服此店之新產銀耳、方食二兩餘、夜眠已能睡

服至三四個鐘頭之久、故再連續服食、以期早癒上因、患思病中、所耗已不資云、余聆悉婦言、益信四川銀耳功效之偉大、確非一般藥物所可及也、  
(除生)(四)

咸加海內今歸故鄉、是漢高帝時、如錦衣夜行、是西楚霸王一般的戀戀故土、誰說沒有略人望鄉、是人入皆有之至情、擁兵百萬、雄據一方、雖約不十兩字、總算做到了十分滿足、

竟得  
斯缺

西門  
確在

微有  
目的

凡偶  
或開

如斯局長

拉塊客卿充塞了兩匯！

楊氏去後。就此乖乖了！

新任南匯教育局長、不但、是誠拉塊中之乖乖不得

不舉無病、即且剛復自用了者也、惟因精於吹拍、

南匯沙僧

如斯局長

拉塊客卿。充塞了兩匯！  
楊氏去後。就此乖乖了？  
新任南匯教育局長，不但，是誠拉塊中之乖乖，不得不舉無術，抑且剛復自用了者也，惟因精於吹拍，偶或，即開

窮不得坐隨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這兩句古諺，照十百年以來的事實告訴吾們，果然是彌遠而彌光，彌久而彌堅，證以汪精衛的卜台而重又上台、張學良的卜台而不上台、這樣看去，張學良這個孺子，還算可教，汪精衛這老人家，到底是更有魄力，蔣委員長駐蹕武昌，馬上加各縣長以軍銜，烟娼與無罪實業，一律禁絕，個一乾二淨，總理主張之軍民分治，當然地不能適宜於現在的治國，烟土公禁這一件事，更可使撈什子張友沒得飯吃，所使人懷疑者，蔣委員長長路過陳調元先生治下的安徽，窮人不配發橫財，資本家不得不販日貨，這是現社會上不可掩飾，而又必不掩飾的一件公開發事情，血魂除奸圖，雖有尖銳的目光，敏達之手段，究不能處處見到，或竟因一紙廣告白而去安然無恙，設有炸彈飛來，自有巡捕房去公訴，大律師去保駕，親之要發子孫卸，日貨不可不販，奸商不可不做也，讀一五七本報之蔡文慶一函，與一五八本報之奸商有錢、志士失節、兩文，不覺使我人以失望，更覺使我人以痛心，又讀各報上各奸商的剖辨告白，尤是更使我人以心神不安也、

記某銀行一花瓶

西門有某分銀行者，置有花瓶二，貌雖不甚漂亮，年確在雙十左右之黃金時代也。職司買賣禮券，所以微而事簡，暇輒移植於室之中央。行員於擲汗工作，有此特殊點燃，精神實覺安慰不少。惟這類不甚目的花瓶，還是死要面頭去自稱為摩登，而該行定員、凡屬行員，對於花瓶之擺設，但准遠觀，不許妄玩，偶或毛手毛腳去摩撫一下花瓶，輕則面斥莫怪，重則即開革，行員中慧黠者，私託花瓶為影戲，蓋喻也以「看不能動之謂也，實則

肉潮澎湃記

夏家裏人雖聰明，確不能看透韓媽的毒計，夏如娟見了韓媽的這種二分抬舉，越加是感德無涯，豈料夏如娟之實行步入陷阱而不自知也，夏家裏更是欲求無厭的頻頻向韓媽借貸，寄向鄉間去還宿債，不三五日間，債台已築至半竿以上矣，而夏如娟的開債問題，倒反石沉大海般的毫無音訊了。

一個動盪苦夏，粗布淡飯的夏如娟，吃了這幾天的油，面孔越加蒼紅齒白，眉清目秀，身上穿了幾件綢腳上套了純絲襪子，容光越加發輝，身段越加有樣，韓媽到了這時候，又要進行其第二段，以

置作自己名下的副業，說她身，和一個人的生活費，於是乃對夏家裏說，今年爲了打仗，上海的业务，供覺凋波不振，韓莊的開花生也是跟市面走的，照這樣的看來，你這小姐的開花正經，斷非短時間中可成局，但我屈指借去的錢，到有半千子了，我借給你的這錢，本來是預備擺在手頭，落巧進個把小姐，頃壞來說，現在她的鄉舍阿媽，有個十七歲的小姐，面孔身段，與你的小姐差不多，但是開債老，據說要六百塊呢，可是我這儲蓄，被你老借了去，現在確要請你想個方法了。

上海  
安華  
館麗美

琳電辣燙 三十元  
納氏電燙 十五元

●地址靜安寺路  
●電話九四五〇四